

歲月靜好

上
册

俞樟鈴 著

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
俞樟鈴 著

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
歲月靜好



歲月靜好



上

冊

「序言」

人到知天命之年，一切浮花浪蕊都盡，像經過一個炎炎夏日，忽然，立秋後的一陣細雨，田畝裏的樹一下子安靜了下來，使我有時間回過頭來想想過去。昔唐明皇、楊貴妃的樂工李龜年晚年流落江湖，路上唱盡開元、天寶，一代江山興亡之事。我們這一代的天道人事也真是令人思省：

我小時家境貧寒，家裏常常沒有飯米，四五月份青黃不接時，一升兩升米都要向隔壁鄰居借。我小時時光溫馨，大雪天的凌晨，從窗口望出去，屋檐上的積雪已是三寸厚，大墳山上已茫茫一片白。我和父母躺在床上，靜聽遠處山邊人家的鷄啼聲。

鄉村的陽光是《詩經》裏的，過的日子也是這樣的平靜悠長。大自然是這樣的公平，雖然生活貧寒，却慷慨地把我的童年交給了鄉下美麗的風日、村落、田疇，交給了濃鬱的民間信仰、習俗和禮儀。

小學時，我背着母親親手縫製的青布書包，帶着童年的天真幻想，走過田間小路，一路唱着『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』，去學堂裏讀書。貼在教室黑板上方的也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語錄：『好好學習，天天向上。』中學，我挑着畚箕去學校報到，因學校每星期有勞動課，一邊讀書，一邊還要去『農業學大寨』，去獨秀山、福泉山上開荒種地，肥料半擔半擔從山脚下搖搖晃晃挑上去。

風風雨雨四長載，嚴冬過後綻春雷。高考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美夢，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噩

夢。那時，國家剛恢復高考，千萬青年都來過這獨木橋，考大學難如古時考狀元。我因是農民出身，所以無法選擇，考大學也是華山一條路，此外沒有一條更好的路可走。昔曹操燕集于銅雀臺，說他能有今日，完全是被漢室衰微、黃巾起事逼出來的。我也是這樣被逼出來的，如《易經》裏的困卦：困，君子以遂志。我志氣清堅，木乎乎地考了四年，終於考上了大學，跳出了『農門』，去了十里洋場。從此，我的人生猶如梅花開半樹，像天上的瑤池蟠桃樹，三千年開花，三千年後終會結果。

大學裏，我像其他同學一樣，喜歡看普希金、萊蒙托夫的詩，喜歡仰臥在校園草坪上望天空，天空蔚藍，祇覺親切而悠遠，有一種意氣風發，理想壯志。我這樣一個鄉下出來的人，到了一座現代工業文明城市，星期天穿着校服與同學們去南京路新華書店看書，黃浦江外白渡橋看萬噸遠洋輪船，城隍廟裏逛香市，連精明海派的上海人看了也羨慕。

我在鄉下秉承了傳統，在大學裏又獲得了新知，而生我養我的父母又是我一生的無盡藏。鄧小平回來了，我們的生活終於有了好轉，可是，受盡所有苦難的父母走了，我的年紀也漸漸大起來。

一年一桃花，一年一白髮。東邊朝陽，西邊落日，不知是哪一天，曙光我不在乎了，絢麗的落日也不看了，就回去了，回到了父母身邊。但江山無恙，金烏西墜，玉兔東升，歲月仍是這樣地浩浩流去，祇見月照大荒山無稽岩，青埂峰下的一塊頑石，上面的事迹還歷歷分明，人世仍是那樣的悠悠，那樣的山遠水長。

父母過世後，我搬至火車站附近。每當夜半，不時聞火車鳴着汽笛寧波杭州上海來去，內心

有一種莫名的惆悵。以前非常清晰的事情，如今却已變得不知來歷。回想起來，恍惚若夢幻，令人低回無語。

有這樣的幾句唱詞，在哪一出越劇裏我忘記了，但聽起來真是感慨：

越水長流越水清，鄉音一曲夢魂縈，

人生百年戲百年，重回首，悲喜話春秋……

二〇一三年六月于古越郊外吼山

目錄

天上人間

一

春

八

夏

一三

秋

二〇

冬

二六

禮樂風景

三三

小鎮甘霖

四二

勃也忽也

四六

星星月亮

五一

兄弟既翕

六五

檐前稚燕

七八

二月黃鸝

八四

紹興婚事

九二

「天上人間」

都說城市好，我說鄉下也好。像我村，早逢春的正月茶花，二月杏花，還有村後三月桃花，村前漫山杜鵑花，村東滿樹梨花，看起來是那樣的安靜熱鬧。平疇遠畝還有滿天星星的草子花，金黃色油菜花，花間蜂蝶『嗡嗡』繞。走在鄉野，自覺天地是人，人在天地。一年四季，山杏溪桃次第盛開，我村真比得上人間的天堂了。

傳說在我村，往昔出過一位姓黃的讀書郎，村裏老輩人口中，至今還流傳着他寫的一首詩：

雨打鷄毛濕，紅冠不染塵。

五更能報曉，驚醒世上人。

後來，這塊地方就稱之為黃郎地了。

過去村裏發生過的大小事情，大多已經不知道了。傳說三國時，歲大旱。一日，烏雲四合，忽聞天台山上空焦雷閃電，天開一縫，一條巨龍從村前田畝裏騰空而起，凌霄而去，光焰萬丈，從此不見踪影，帶來一場瓢潑大雨之後，即彩虹萬里百花開，因此黃郎地也叫黃龍地。至今，山脚下巨龍騰飛處，留下了一個極深的龍潭。我小時去龍潭割草拾柴火，望望龍潭，深不見底。祇見潭邊，千年古柏萬年松，樹上松鼠穿來穿去。每年春天，百鳥喧聲，桃花猶艷。

村東有座獨秀山，山上有座古寺，周圍老松翳日，東升日影，一徑松風，穿林啼鳥來去忙。東晉王羲之曾來此隱居，遺有鵝池、墨沼。山頂仙氣繚繞，舊時常有神仙在這裏結婚擺喜宴，雲中金碧樓臺，光華照耀，賓客滿堂，列筵甚盛。飲畢而歌，宮商之聲隱隱相聞。一日凌晨，晨霧裏，

我村福堂太公去下畝放田水，親耳聽到過衆神仙的開懷大笑聲，最後化陣清風而去。還親眼看到山上祥雲追月，毫光徹上下。他回來講得
有聲有色，說神仙們所奏的音樂高亢激越，很像
《紅樓夢》大觀園裏寶玉寶釵成親的樂曲。

我小時也去山上撿過柴火，拾過蘑菇，還扛着紅纓槍去山上玩『抓特務』遊戲。那時讀小學，老師把王連舉、南霸天、鳩山隊長，還有敵情報處處長一個個『特務』，畫在一張張硬板紙上，去把它們藏在松樹林裏石頭底下，或草叢中，任由你去尋找，找到一個，就算抓到了一個特務。我們扛着紅纓槍四處找呀找，一直找到松樹林裏斜陽如金。老師吹哨子叫聲『集合——』，我們纔鳴金收兵。從小玩這種遊戲，使人受一種階級教育，也使我清濁善惡分明。

登上山頂，可望得見剡溪。那剡溪，從長樂天興潭發源，向東彎彎地流過縣境腹地。一路常有三丈五丈的桃花潭水，却清澈見底，游魚可



《村口香樟》

數。兩岸篁竹，翠色逼人。漲了春水，溪水沒入旁邊稻田。等水退後，雨過天晴，山頂升起七色彩虹，你穿了蓑衣戴了涼帽出去畝裏，田缺口或農人耘田走過的脚印裏，常有手底板大的鯽魚鯉魚在跳。溪水拐過縣城又向北匯入曹娥江，汪汪洋洋流入東海。

向東再過去有座金鷄山，山上，花木深處鳥競啼，山澗野花多閑幽。傳說山上松樹林裏常有寶藏可掘。夏天，日上三竿，紅日滿窗照進來。母親叫我去大墳山地裏拔豆，我却賴在床上還不肯起來。母親就在隔壁竈頭問嘮叨：『好起床哉！天財跌落來要起早，你不起早，天財老早給人家撿去了，金鷄山上即使有寶藏可掘，也要起得早。』

村口有棵大樟樹，傳說這棵樟樹係王羲之所栽，算來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歷史。如今已是樹影憧憧，樹冠蔽天。樹下有一小溪，一年四季，泉水涓涓流溢。村裏好風水，全靠大樟樹的庇護，這裏出來的子孫是『大樹底下好乘涼』。春天，常常是幾百隻八哥群飛而來，栖息在樹頂，『唧唧喳喳』地一陣討論之後，又是群飛而去。有時，一蓬雷陣雨，稚小的八哥羽毛被淋濕墜地，我們小心地把它撿了養起，修圓舌頭，挂在屋檐下籠子裏，教它學講話。養得好了，還可教它去畝裏望田水。我親眼看見冬梅叔叔家的那隻八哥餓飽了，叫它飛出去，畝裏望田水，過一歇它就飛回來，停在主人家屋檐上叫：『田水滿淌淌了，田水滿淌淌了。』

我小時，大樟樹下有一座玄壇廟，廟內中間一尊如來大菩薩，莊嚴靜妙。長眉大仙、伏虎大仙、赤脚大仙，諸菩薩站在左右兩壁，妝飾如生，兩壁圖繪精妙。以前富貴人家常在這裏做壽念經，樟樹下搭臺做戲文。祠堂裏，臺上『咄彩咄彩』鑼鼓聲，臺前常常是挨挨擠擠，人山人海。廟門口，鞭炮如雨碎紅滿地。晚上，繼續做戲，鄰近鄉村的人燈籠火把，還不斷地從獨秀山那邊

擁過來。做壽的饅頭也一擔擔地挑來，分饅頭時，人群蜂擠。有時候，姐姐也背着我去看，運氣好，也能排隊分到一個。聽我父親講：唐末，落難的才子羅隱也來過村裏排隊分饅頭，可是他人窮命薄，頭一天他排在隊尾，分到這裏，剛巧分完。第二天他起了個早，排了第一位，饅頭却是從隊尾分起，分到羅隱這裏，又分完了。第三天，羅隱特地排到中間，饅頭却是從兩頭分起，他自然又分不到。

樟樹樹身上還貼有一個小木龕，龕內樟爹樟孃端坐，皆是慈眉善目，鶴髮童顏，紅光滿面。四鄰鄉村，有小兒郎夜哭或父母見孱弱多病養不大的，即來祭拜，認他們為爹孃。正月初一，一年頭個日子，樟樹下更是熱鬧，常有父母抱了『蠟燭包』，紅紙裏寫了小孩的生辰八字，到樟爹樟孃面前祭拜叩頭。然後放炮仗，把舊製銅錢穿了紅頭繩一串串地拋上去，挂在樟樹丫枝上，拋得越高越是祥瑞。等他們拜好走了，小孩用石頭把銅錢砸下來，女孩兒做了毬子到照牆下踢着玩。我至今還藏有一枚北宋的淳化元寶，也是我小時去樟樹下撿來。

我村下街頭有堵照牆，照牆中間是一幅藍藍的油畫，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穿着長衫背着包裹挾着雨傘，翻過一座座青山去安源，旁邊寫有兩列墨筆毛體：『春風楊柳萬千條，六億神州盡舜堯。』照牆外望出去是一片汪洋稻田，遼闊曠遠。我小時常在照牆下玩。大姐姐教我唱歌：『小弟弟，小妹妹，大家來開故事會，我講董存瑞，你講金訓華，雷鋒王杰楊子榮，英雄事迹放光彩。』董存瑞在解放戰爭裏，用手托起炸藥包，頂在橋身，猛拉導火索，捨身炸碉堡。金訓華幹什麼的我忘記了。還有歌曲《社會主義好》，也是大姐姐從村夜校裏學來。歌詞如今我也忘了，記得有一句『反動派，被打倒，帝國主義夾着尾巴逃跑了』。照牆下，我還拍着手和衆兒念：

『一二三，打臺灣；四五六，打美國；七八九，打得美國迪迪抖。』我們還相互追逐着喊：『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！』我們這樣玩着，天色漸漸暗攏來，忽聽母親到街上來叫：『樟鈴——快回來，好吃夜飯哉——』

一日黃昏，我吃過夜飯去照牆下玩，見兩鄰兒比勢，一個說：『我家種的番薯比你家的大。』另一個說：『我家種的甘蔗比你家的長。』一個又說：『我的伯伯在寧波大城市裏當工人。』另一個也以勢來招架：『我的叔叔在杭州當解放軍，回來還帶警衛員。』我沒有這樣的親戚，但也嚮往，聽聽也羨慕。可是他們兩個比着比着，不知哪一句話惹惱了對方，就動手廝打起來。一個招架不住，從地上爬起來跑了。勝者就在後面拍手，笑着喊道：『帝國主義夾着尾巴逃跑了。』敗者逃了，但也不服輸，一邊逃，一邊回頭罵：『我打不過你，明早我要打你妹妹，你有本事叫她不要出來。』

我村田有前門畝、下畝、白洋寺灣、小灣、馬路頭。地有玉帽山、大墳山。山有竹梢灣、金山灣。日落黃昏，鷄入舍，牛羊走下山坡，皆是古樸而敞陽。

我家住在村中央，三間朝西泥牆瓦屋，中間竹籬木壁相隔，屋後大墳山上桃樹成林。三月裏，桃花盛開，到了夏至，夏白桃枚枚結實。嶧縣民間管祖母叫孃孃，我孃孃家住在上街頭村口，坐在屋前道地可望得見天台山竹梢灣。屋旁有口水井，水井旁有一枝梅花，一棵棗樹。每年開春，一樹梅花恣意爛漫。到秋天白露，棗樹枝頭白蒲棗累累。

東面獨秀山脚下是湖嶺口村，也皆是赤腳務農人家，戶戶耕種，簡儉家風，住的都是泥牆瓦屋。村裏有份人家，叫鑫茂，是鎮供銷社的居民戶口，每天一早去鎮上收購站收購生豬。晨霧裏，

鄰近鄉村的生豬都『嗷嗷』叫着拖到收購站交售，豬的出肉率都要他估過。他很早就蓋起了兩層樓紅磚瓦洋房，齊整圍牆，裏面水泥道地，周圍種有橘樹，成片的茂蔭成叢，看看也是氣派。

北面是塘下村，總共也祇有五六十戶人家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，塘下村的賢華去福建參軍。暑假裏，一身綠軍裝紅領章紅帽徽解放鞋回鄉探親，還背着一隻紅十字衛生箱，裏面有碘酒、紗布、紅藥水、十滴水。他從我村前柳蔭渠道旁邊走過，遠遠看去真是英氣逼人，使人想到活雷鋒，想到廈門前綫臺灣金門島，也想到世上還有比種田割稻更好的行當。

向西走過東堰，不到一里即是東王村。一九〇六年清明節，按嵎縣的農事節氣，祇聽聲聲布穀叫，清明前秧田穀子已落田，村民有了稍稍的空閑。東王村、黃郎地村民間老藝人錢景松、李世泉等人借了竹布長衫、馬褂、竹布裙，用六隻稻桶、幾塊門板，在香火堂前搭了個草臺，演出《十件頭》、《倪鳳扇茶》。歷史上考證起來，這是小歌班的第一次登臺演出。越劇從落地唱書走上了舞臺，從此越音裊裊不斷，東王村也是越劇的誕生地了。

鄉下好吃的東西少有，瓜子、花生，還有穿柳條褲的東陽貨郎擔『咚咚咚』地搖着皮鼓，沿村叫喊『鷄毛毛鴨毛毛兌糖兌針綫』。我小時到大街上，牽衣立在母親身旁，定睛看別人的孩子吃糯米糖、扯白糖，大概也是想吃。母親看到後就借故拉我走開，對我說：『看到別人在吃東西不可眼孔淺。』快過年時，門外大雪天，父親在竈前火叉燒旺火，母親在竈頭砧板上『篤篤』地切肉，我就攀住竈沿抓大塊的肥肉吞吃。母親就笑眯眯：『小孩勿可嘴饞，少食多滋味，多食壞肚皮。』這些訓誨的話我至今還記得。

村裏祇有一條鵝卵石鋪成的石彈大路，卑微得沒有路名。向西過東堰，通往東王村、梅澗橋

村，到達甘霖鎮。之後，從甘霖鎮乘車向西可以到達東陽、義烏、金華。向東通往嵯縣縣城，再蜿蜒經過青山綠水剡溪，可以到外洋。繁華世界就在外面，什麼杭州樓外樓，上海城隍廟。

舊時，玄壇廟裏有副對聯，寫得真是好：

婚姻是緣，是姻緣，是孽緣，無緣不配。

子女是債，是還債，是討債，無債不來。

我出生在這裏，也是有緣，杭州、上海這樣的大城市，我也不思慕，外面不管如何好，金窩銀窩不如自家的草窩。昔日秦始皇東巡，到了泰山，登高而望，前面是茫茫雲海，就泰山刻石，曰『天盡頭』。海南也有『天盡頭』，那裏我去過，脚下是白浪沙灘，前面是碧海茫茫，一望無天際。據說當官的人是不敢去的，怕當官當到了盡頭，這近乎迷信，是對自己的不自信。花無百日紅，人無百日好。當官終有當到頭的時候，人生也終有盡頭的時候。我是生之于父母，還之于父母，無論飄零到哪裏，葉落總是要歸根，最終還是家鄉好。

春

小時候，我們鄉下，每年一開春，就有一個老人穿着草鞋，背了一隻青布袋，挨家挨戶來送《春牛圖》。一張黃紙，木刻墨印，圖中，一頭水牛耕在春天的田野裏，一位戴着涼帽穿着蓑衣的老農，左手扶着犁，右手拿着竹烏梢鞭打着春牛。下面印有農曆二十四節氣，旁邊兩行小字：『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』

中午，我們一家人在堂前吃晏飯，見老人走到我家門口，喊：『春牛到，五穀好。來送《春牛圖》哉。』父親叫我給他兩分錢。我放下碗筷，買來圖，端端正正地把它貼到堂前大門上，抬頭看，屋瓦間皆是陽光。吃過晏飯，戴笠扛鋤，出門看畝裏，已是布穀春雨，杏花豐村，田埂間細草春泥。東風陌上，田舍孃子在拎籃刁薺菜。樵夫山上回來，擔上，一枝杜鵑春欲放。

陽春三月，陌上柳條，又到了寒食清明。竹梢灣葬着村裏的先人，他們的墳墓散落在路邊，在山脚下，在半山腰。山上，杜鵑花盛開，山脚下，梅花已謝，青梅已結，草子花星星點點地開在梅樹地裏，露水太陽照得分明。桑枝已抽出嫩葉，有鴉鵲在遠處『咕咕』叫。

清明節，每戶人家都燒好菜，盛好飯，備好香燭，拎籃去竹梢灣上墳。福堂阿公在上海的親戚也乘了火車回來，他們穿了一身呢衣裳，皮鞋擦得錚亮，一路笑語去竹梢灣。朝陽曉露，畝裏油菜花盛開，麥子又是這樣的綠，旁邊竹園裏已抽出新筍。福堂阿公告訴他們：『這是麥子，不是韭菜，這是油菜花，地上長着的蘿蔔也會開花。』到了墳前，籃裏祭奠的供品裏還有上海餅乾、『大白兔』奶糖。聽他們開口『阿拉』，閉口『阿拉』，說話居高臨下，真是新鮮刺激，但也覺得這

樣的大城市離我很遙遠。

墳前站着的皆是孝子賢孫，在祖宗面前，人生似乎有了依憑和歸屬，也有了遼遠的千年萬代之思。子孫們把祖宗的墳前打掃清爽，把墳頭上的荒草清除，把墓碑石縫裏生出來的細草拔盡，把準備好的香燭、佛紙、爆竹及各色葷素菜，從籃子裏拿出來，在墳前一擺好。先插一炷清香拜山公山母，山公山母鶴髮童顏，手執藜杖，祖宗安息在他們的土地上，百事總要他們周全照應。然後點上三炷清香拜祖宗，輕烟虛無裊裊。飲水思源，慎終追遠，想起祖宗生前好處一樁樁，眼眶裏已是濕潤，有的想想自己平時受的苦楚、委屈和在人世的不如意，想和祖宗訴一訴，却不知從何訴起，就哭出了聲。平時不聽話的油頭小光棍，在祖宗墳前也是一臉的至誠。拜過祖宗，把酒灑地，就燃佛紙、放爆竹，爆竹的青烟散入春陽裏，山風陣陣，吹得世事滄桑悠遠……

玉帽山上，孕穗麥苗一片新綠，是這樣的好。我放學回家，一放下書包，頭戴涼帽，也跟父



親去玉帽山麥壟裏種豆。父親在麥壟裏把地翻開，我手執升籬跟在後面，順着淺溝敷豆子。

秧田穀子落田，就要望秧田，我也去白洋寺灣望過。是星期天，春陽滿田畝，田邊溪水淌淌，我一條小矮凳，手執一根竹烏梢，坐在田頭，麻雀飛來就去趕開。有時候，麻雀像是跟你捉迷藏，你趕了這頭，它就『唧唧喳喳』地飛到那頭。就扎稻草人，插在田中央，稻草人戴着破草帽，手裏也拿竹烏梢，梢頭裏扎塊布，隨風裏飄蕩。麻雀起初祇是立在田坎上跳來跳去張望，但也很快被它識破，大膽的還停歇在稻草人拿着的竹烏梢上『唧唧』叫，就這樣嘲弄你，你也真是拿它無奈。

我却對望秧田歡喜，因上半晝有點心吃。一次，我坐在白洋寺灣望秧田，太陽快到頭頂，我遠遠望見母親拎着籃，從橋頭走過來，就曉得有點心送來了。母親到田頭，見我趕鳥趕得渾身汗涔涔，打濕了小布衫，就笑了，隨後揭開碗蓋，是一碗糖霜蒸年糕。望秧田還可以顧閑野，秧田旁邊是澗溪，溪水從竹梢灣山上流下來。有時，我看看田裏無麻雀，就去溪溝裏翻石蟹，還蹲着看二二三寸長的小魚在逆水游動。一日，我就在溪溝裏捉得一條三四寸長的鯽魚，捏在手裏鮮活蹦蹦，拿回來後養在竈間水缸裏，撲在缸沿看它游動。

獨秀山、竹梢灣山脚下有一片片的茶樹，一層層像梯田。田坎上也有，是稀稀的一枝枝，是分給各戶人家的。有茶樹的地方都是采茶人，他們多是婦女，一早背着竹籃轉溪過畝，一路踏溪橋說笑。我和母親穿着蓑衣戴着涼帽去采茶。我赤腳站在田裏，扳來一枝條摘完又扳來一枝，摘滿一籃倒在竹簞裏。采茶時節多下春雨，所以周大風作的浙江民歌《采茶舞曲》也由越音《雨

前曲》而來：

溪水清清溪水長，溪水兩岸好呀麼好風光。

哥哥呀，你上畝下畝勤插秧，

妹妹呀，東山西山采茶忙。

這首歌唱來真是好聽。

斜風細雨不知什麼時候大起來，雨點濺在池塘裏，一顆顆像拋豆子，天邊隱隱有春雷。雨絲從蓑衣涼帽裏滲進來，打濕了衣裳。母親見了，叫我去家裏換衣裳，又吩咐我：『你爹在大墳山開地，給他送件衣裳去。』我因肚子已餓，巴不得母親說一句，就赤腳跑回來，連忙先到竈頭間。竈前水缸上面挂着飯籃，我爬上去，放下飯籃，匆匆盛一碗冷飯來吃。又掩上門到畝裏，給父親送去替換的衣裳。母親還在摘，衣服却已濕透。晏過了，豬圈裏的豬也餓得『嗷嗷』叫，纔回來吃晏飯。晏飯吃過再去。同村的桂香嫂嫂也在采，她家捧來點心是筍煮菜湯年糕。摘到天暗，背到隊屋裏論斤稱過，再倒在竹匾裏晾乾。

晚上，樟樹下隊屋裏煤氣燈點得雪亮，挂在屋梁上『哧哧』地響着。茶葉一麻袋一麻袋堆滿，匾裏晾着，在燈下顯得碧綠。一排排的大竈，竈膛裏猛火，男人赤膊炒青，女人們也祇穿一件單布衫，炒得渾身汗津津。『噼裏啪啦』炒過了，又倒在匾裏，赤腳揉捻，炒的是珠茶。一邊炒一邊和女人們調笑，說她的胸部像威虎山。那女人笑着，抓起一把青葉滿臉撒過去。兩人追逐扭攏來，衆人在旁拍手喝彩。最終還是男人讓女人，他從地上爬起來，大笑着，奪出大門逃到畝裏。月亮底下，祇見畝裏露水湯湯。那女人手裏還抓着一把茶葉，還在後面嗔罵：『儂格斷命種。』

我村春天也養蠶，前門畝竹梢灣山脚下還有一片片的桑園。我家房間裏也有幾大匾的蠶養